

怎樣停止內戰？

民主教育

伍憲子
蔣勻田

漫談四則：

一、廬山會議不必開(化) 二、大悲劇的奏演(木)

三、關不祥的妖言(雲) 四、謙虛(伯)

中國內戰與美國責任問題(從輿論看世界)

華叔甫

科學能人性化嗎？

杜威博士

巴黎和會內幕(二)

蘇生

蘇聯外交政策的觀察及其對策(續完)

國超譯

再生

第一二七期

三十五年八月廿四日出版

怎樣停止內戰？

伍憲子

伍憲子先生是海外有相當歷史的憲政黨的總長，是主張中國實施憲政最早的一個政黨。該黨近與國家社會黨，以及社會上一般賢達，聯合起來組織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政治上，就出現了一支爭取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社會主義的實現的生力軍。伍先生這篇文章，雖寫於馬司發表聯合聲明之前，但仍不失為針對時局的大作，所以本刊樂於鄭重介紹和刊出。

·編者附識·

最近國人要求停止內戰之呼聲很急，什麼叫做內戰，怎樣才能够停止內戰，在此問題未研究清楚之前，我以為徒喊口號，停止內戰，是無濟於事。戰是出於不得已，有時所含意義，非常重大，人民受一時痛苦，可得永久安全，此種戰，是不能避免的，無論其為外戰，仰內戰，同有價值。若是絕無意義，徒逞個人意氣，徒爭少數人利益，坐視國家犧牲，人民痛苦，此種戰，不祇是無絲毫價值，直是兇殘，直是罪惡。今日國人要求停止內戰，對此問題，應先研究。

現在有一說，謂共產黨稱兵內亂，挾黨的軍隊，擴張黨的地盤，不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破壞全國統一，所以逼成內戰。我謂誠然，我斷不袒護共產黨，共產黨確有此種野心，確已有此種事實。但我們須知，共產黨對於中央政府，認為是國民黨一黨把持的政府，對於中央政府軍隊，認為是國民黨私有的軍隊，為什麼國民黨可以挾其私有軍隊把持政權，為什麼共產黨不可以挾其私有軍隊爭奪政權，為什麼國人偏厚於國民黨，而薄於共產黨。此話我啞口不能答。

去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後，我認爲千載一時機會，我以為聰明之國民黨政府必能趁此機會，切切實實還軍於國，還政於民，則以後國民黨可享令譽於無窮，中國政治亦庶幾上軌道。此理人人曉得，國民黨內的明白人亦頻頻作此宣傳，可知道理確是公開，人心確有同然。但此種宣傳至今已經過十個月，總不能見諸事實，其原因就是國民黨當局有兩點觀察錯誤。

第一點，以為還軍於國，就是失去軍權的指揮，缺少軍人的擁護。誠然，從黨的私慾言之，不能免此。但便放大眼光觀察，為國家指揮軍隊，

其榮譽總大於為一黨指揮，受國家軍隊擁護，其力量總大於受一黨擁護。假使我是握軍權者，我祇憂我自己不能公忠體國，我祇憂我自己不能誠懇愛民，我不憂軍隊不擁護我，我不憂軍隊不受我指揮。故以為還軍於國，就是失軍權，此觀察極錯誤。

第二點，以為還政於民，國民黨利益即隨之消失。殊不知還政於民，國民黨的利益才有保證，才能擴大，否則國民黨之前途不祇是利益消失，國民黨之名譽且隨之而日墮，國民黨之基礎且隨之而崩潰，國民黨從此就消滅，不能再生存。現在未還政於民之局勢下，所謂國民黨利益，祇是國民黨私人的利益，一般貪官污吏藉黨營私的利益，這種人都是國民黨的渣滓。為國民黨永久生命計，應速速把這些渣滓清除，而後國民黨才有利益可言。今不料竟以保持此種渣滓的私人利益，變其嗜慾，禍害國家人民，甘自毀滅其黨之名譽，以為是黨之利益，天下之至愚極蠢，莫此為甚。

以上兩點觀察的錯誤，明白的國民黨人亦多能窺見之，然無如終不能矯正其錯誤，所以十個月來，所謂還軍於國，還政於民，祇聞宣傳，不見事實，因此愈授共產黨以機會，共產黨之勢愈張，觀察錯誤之國民黨人又愈有所藉口，圖打擊共產黨，彼此推波助瀾，內戰之勢愈以逼成。

我最不明白馬歇爾將軍負起倍大任務來中國，希望中國能達到軍隊國家政治民主化的地位，而其所最聚精會神於今年二月廿五日與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周恩來共同簽訂的軍隊整編方案，乃竟分別有所謂「幾個政府軍」「幾個中共軍」「幾個政府軍軍官」「幾個中共軍軍官」等字樣。實言之，就是將國家現有的軍隊仍分派之於國民黨與中共，正名定分

民主教育

蔣勻田

什麼是民主教育？對於這個問題無法以抽象的原則，作定義式的回答，使得這個問題的界說與涵義，弄得明明白白。我們祇有先說明了什麼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與教育有什麼關係，自然就可以了解民主教育是什麼，為什麼現在要提出這個問題。

民主主義原文是 Democracy，此字發源於希臘。似宜譯為平民政治。但我覺得民主主義比平民政治四字好些。因為平民政治，絕不限於制度一方面，好像有了憲法，選舉，國會就夠了，而需要使人民生活的習慣與思想都成為實現民主政治的足夠條件時，才有民主之可言。所以我始終以為民主主義是個文化，而不僅是個制度。既是一個多方面的文化，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制度，我們應當注重其內在的精神，而不能專取其外在的形式。只要精神合乎民主，縱使其外表的形式有種種不同，亦不要緊。反之，縱使有民主政治之制度，而無其精神，亦屬徒然。例如我國從前有過約法，有過國會，現在也有約法，中央有國民參政會，各省有省參議會，你能說他是民主嗎？例如英國，有皇帝但仍不失為民主國家。最近 Hamilton 寫一本戰時的英國民主，開宗明義就說：「國會是英國民主的象徵，他是代表行使主權的集會，固然重要，若其背後沒有各種

如網羅密佈的制度，在同意合作的基礎上，以練習人民合作與行動的技能，而且繼續的練習下去，國會絕不能如此的順利而有效的進展；假使人民沒有在其無限的各種團體中，已經得到取與相稱的習慣；養成以辯論方法，善意態度，折中不同意見的習慣；養成服從合法程序，經多數同意的決議的習慣，並且因為養成了這些習慣，而發展為容忍異己及尊重他人個性，而獲得一致合作之力量，則英國國會亦無能為力。——」

在這段話裏，他提出來幾個條件：一、養成人民在同意的基礎上合作，二、養成人民取與相稱的習慣，三、養成以辯論方法，善意態度，折中不同意見的習慣，四、養成服從合法程序，經多數同意的決議的習慣，五、養成容忍異說及尊重他人個性的習慣。我以為這五個條件，在同意的基礎上合作一條，最為吃緊。民主政治，一切設施，皆須得人民同意，這是最起碼的精神。我們可把同意分為三種，一是自由自主的同意。二是被強迫不得已的同意。三是被欺蒙而不覺得上當的同意。後二者不是真同意，現在不談。第一種同意，若能獲得，才能發生同意的力量。因為彼此必是在平等基礎上，獲得同意，才能叫作自由自主的同意。既是自由自主的同意，是已經過良心的裁判，經過意志的決定了。雖因此同意

使其有所屬，并不是將國民黨與共產黨現有的軍隊通通收納之於國家，使之與黨脫離。故我認為二月廿五日公布之軍隊整編方案，仍不能變換黨化軍隊的形相，仍不能樹立軍隊國家化的精神。尤其是鄭重聲明「本協定經蔣委員長及中共毛澤東主席批准後」云云，蔣毛並列，黨化顯然，王降為風，對等兩造，蔣主席已失其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如此，則本欲促成民主統一之美意，反露出兩黨分贖之嫌疑，我認為馬歇爾將軍手段不高明。無怪內戰至今不能停止。

我謂還軍於國，在實事，不在空言，蔣主席處中央地位，應當以身作則，以真誠化共產黨，蔣主席應先將國民黨軍隊還之國家，蔣主席做國軍總司令，不應兼做國民黨總裁，蔣主席應脫離國民黨黨籍，所有軍人一律脫離黨籍，軍隊純粹屬於國家，政黨不得有軍隊，凡黨的主義，皆不能在軍隊宣傳，黨的主義，祇能宣傳於民眾，向民眾運動選舉，在議會爭議員，不在司令部爭師旅團營長，如此，方是實行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

假令蔣主席能照此辦法，切切實實以行事答覆人民，不是虛偽宣傳，不是要手段，我相信必能感動共產黨。若果共產黨不覺悟，仍是以虛偽宣傳，仍是要手段，以欺騙蔣主席，那麼事不難實，假難掩真，共產黨必失民眾同情，失國際好感，如此，則給予蔣主席統一之機會更多。蔣主席更不妨放鬆一步，大量優容之，視共產黨軍隊如國家軍隊，視共產黨軍人如國家軍人，無論何處區域，現有共產軍隊者，一律聽其維持原有駐地，徐待政府之整編，不必有「共產軍必須撤出某處

，而喪失財產，喪失生命，也並不後悔。這就是這次英美兩國國民在前方戰場上，及在後方工廠裏所表現的力量。這些力量是迷信獨裁者所想像不到的。這些力量惟有在民主國家才會發生。這就我們相信民主政治的道理。

上舉的五種精神，是英國國會所以能順利行使政權的道理，是英國的民主的堅固基石。這些精神已經薰陶了英國人民生活的各方面，而成爲英國人民生活的基型，換言之，即成爲英國人民所以作人之道了。張東蓀先生在其近著思想與社會一書裏有這樣的說法：「民主主義同時是個政治制度，同時是社會組織，同時是個教育精神，同時是個生活態度，同時是個思維方法，同時是個前途的理想，同時是個切身的習慣。這樣則民主主義就等於一個傳統的文化的全體。」張先生提出來的民主主義多面的等號，與我上面所引 Hamilton 那一段話差不多是一樣的。而張先生特別提出教育精神與思維方法，就是我今天所講的中心。

講到這個地方，大家應當知道民主主義是什麼？也應當了解民主政治所以成功的條件。同時更應當推想到我們如果期望民主政治在中國能够成功，是不是現在所採行的黨化教育能够勝任的。爲回答這個問題，仍須推遠一點說，不能就歸本題。張先生提到民主主義同時是個思維方法。就是說思維方法，一定要自由。要平等。思維就是思想，方法是由各種舊思想中抽演出來的，最好是在多種學說中選擇一個最適當的方法，才能推陳出新，有所進步，以適應新需要。假定有所限制，非用某種說法不可，就是拿一個模型，來

塑想我們的思想。則我們祇有循着一種說法而思想，不敢超越他的範圍。那便是沒有學習的自由。就像戴著藍眼鏡看東西，其他一切顏色，皆透不過去，則全宇宙都成藍色。宇宙是不是全藍，去掉藍眼鏡，就可以分明。但是思想經過某種格式訓練成功後，成了觀念形態，不是一時可以解放出來的。六月十九日報上所載中央社東京十六電，有這樣一段話：「……證人珍納到庭證明日本軍事訓練對於日本學生思想之惡劣影響。渠描寫日本軍事訓練制度，爲其造成極端之國家主義，驍武主義，對於武力瘋狂之崇拜及盲目之服從……」這就是以某種觀念形態來統制思想，使之盡變爲某種觀念形態的傳播器。美國人知道注意這些地方，就是說這些辦法是不民主的，是不利於世界和平的，是獨裁軍閥的鬼計，一定要掃除去。在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全國人民很少有異議的。這固然是政治上統制力量使然，而那種訓練成的觀念形態支配了日人的思想，是爲主因。這就是我所說的受欺蒙的同意。講到觀念形態，須把它弄明白，始能知道民主教育的需要。觀念形態，原文是 Ideology。有人譯爲意的牢見，最爲恰當。所謂觀念形態是指那時社會上正流行的一些概念與生活打成一片，例如爲子要孝，不孝爲人所不齒，是個觀念形態。制法的人，是在這種觀念形態下長大的，所以他制出法律來，一定也是依照這種觀念形態的。在這裏已說明白了觀念形態力量的偉大。觀念形態如何養成呢？我們的討論勢必牽涉到教育，因爲教育是訓練青年的場所。倘使教育當局，有意借以某一種觀念形態，某一種理論，來訓練青年，不許他超越這

之要求。因爲既承認之爲國軍，則一視同仁，無所謂「某軍能駐此」；「某軍不能駐此」之分。假令蔣主席抱此至誠之心，做到此至公平之事，共產黨仍不聽號令，仍擁其私有軍隊，爭據地盤，軍人仍掛黨籍，宣傳黨義於軍隊，以愚弄民衆，顛覆國家，辜負我至誠無私之主席，如此，則是共產黨自掘墳墓。蔣主席可執法懲治之，調兵鏖伐之，蔣主席處於中央之地位，既已穩固，是中央討伐，不是兩黨相爭，共產黨必無詞以自解，更無詞以號召民衆。共產黨當局亦是聰明人，我相信其必不肯自陷於絕地，以與中央抗，共產黨必能隨蔣主席之後，實行還軍於國。

我認爲除此辦法之外，再無可以停止內戰的辦法，我希望蔣敬勳將軍改變一副高明手段，勳將主席照此辦法，切切實實將其軍隊與黨脫離，還軍於國，還政於民，自姑穩其中央之地位，取得大多數人民之同情，以作後援，惟無暇者可以戮人，而後再查共產黨。我更希望我全國人民認清什麼叫做國家軍隊，什麼叫做私有軍隊，我們人民的義務，是供給國家軍隊，不能供給私有軍隊，假令違反我們之所期望，我們惟有停止其供糧，軍隊人謂「不代議士，不納租稅」，我謂不是國家軍隊，我們亦不應該納稅。我更希望軍隊自身亦從速覺悟，爲國家人民主張公道而戰，是軍人榮譽，爲私人私黨爭奪地盤而戰，是軍人恥辱。我們真要停止內戰，惟有同向此編的進行，若捨此不圖，但斷斷爭辯，國民黨應編若干師，共產黨應編若干師，斷斷論價，國民黨軍隊應接收某地，共產黨軍隊應撤出某地，是謂干預兩黨分贓之好事者，不是要求停止內戰之澈底者。若謂此太高妙，不能辦到，則是等於無國無民，無怪日本投降後，已一周年，依舊紛如亂麻，爭權奪利，全投國破產，人才亦破產，夫復何言。

個圈子，那是等於對一切人都要照自己意思來另行鑄造一番，使其都變為他的傳播器，以供他來使用。則青年們不知不覺中都變成他的觀念形態的塑型而為其使用的工具了。你說不同意嗎，他確是出於同意，這就是我上所述的欺蒙的同意。日本訓練學生思想如此。德國納粹派的教育政策也是這樣。他們標舉全體主義的理論，以教訓全國青年。造成這種觀念形態，用以御使人民，固全其地位。他們鼓吹全體重於一切，提倡國家最高，不許異己說話。在表面上看好像都是金科玉律，其實全體是空名，國家是抽象，而必須有具體者以代為之。於是用暗渡陳倉之法，遂把領袖等於全體，黨魁變為國家。實際上領袖霸佔全體，獨裁者私有國家罷了。鞭策一班人為國家盡力，而實際上為希特勒個人盡力。須知果真要注意全體，則必須講全民，讓全民有自由發揮意見的機會。要注重大國，亦必讓全民有過問國事的機會。國家是全體人民組織的，所謂全體亦不能離開人民總意而另有存在，而寄托在少數統治者手裏。只有讓人民有自由講理的可能，才能透露出人民的總意。所以民主主義與理性主義是並立的，是相輔而行的。日本和希特勒的教育政策，祇許他自己說話，不許人民講理，純粹是反理性的，反民主的。中國的現行教育政策也是這樣。學校內有黨團公開活動，學校又有種種短期訓練。除三民主義以外，能講其他主義嗎？除國民黨人能自由講話，反對黨能自由講話嗎？孫中山先生的學說，能自由批評嗎？蔣介石先生的言行，所像美國人批評羅斯福，英國人質詢邱吉爾那樣的批評與查詢嗎？假若你想保持講話的自由，你必失去

教書的機會。甚至你會失除了，被抽了。青二學生因為爭取思想自由，不知有多少犧牲了性命！有多少至今還在牢裏關住！現在你們開會能够不念遺囑嗎？能够不唱以黨歌為國歌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嗎？開會時講到總理或總裁，能够不並脚嗎？聽說在中央團受訓時要有三天工夫專門演習高呼領袖萬歲口號的儀式。這與叔孫通教漢高祖定朝儀有何不同？你們現在高中畢業後，又要受一年軍訓了，實則就是想黨化青年思想的。這些現象都是在英美民主國家所看不見的。這樣教育方法，無非想以一種理論，一種主義，一種觀念形態，壟斷青年思想，鋼鐵青年思想，頑固青年思想罷了。現在不許你講其他理由，將來使你不許講其他理由。牢牢的受一種觀念形態支配，到這個境界，你們祇有跟着他想了，祇有跟着他走了。這也是很純潔可愛和你們一樣的青年人員，本來也是很純潔可愛和你們一樣的青年，因為受了這種訓練就變質了。所有以上所講的教育方法，都是與民主主義不相容的。因為他絕不能養成人民在同意的基礎上合作，他不能養成人民取與相稱的習慣，絕不能養成以辯論方法，善意態度，折中不同意見的習慣，絕不能養成服從多數的習慣，更絕不能養成容異異說及尊重他人個性的習慣。這樣教育政策，祇有泯沒人民獨立判斷是非的能力，同時也就是阻礙了進步。這種教育政策根本就是反民主精神的，就是否定民主作風的。假若不改變，政治上永無民主可言。所以我們現在提出民主教育的要求。

現在已到本題了。說到本題，話已無多了。不過尚有兩點，須分別說明。一、教育上加民主二字，不過是對黨化教育取個分別而已。教育的原始目的在於增加人的智識，養成獨立完全的人格。本來是合乎民主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民，就是學校應照上述的目的而培養的學生。這是任何教育家所公認的道理。祇要去掉了獨裁制度的作用，和黨化教育的作用，而恢復思想自由與講學自由，易言之，即教育上自由，就是民主教育。揭穿了說，就是在養成受教育者自己的獨立判斷，其教法乃將各種不同的異說用分析的態度陳述於學生之前，沒有所謂禁書，一切學理的書都可以自由閱覽，同時亦可以自由批評，或擇其一而信奉之，或全不相信，絕不因此構成所謂青年思想問題。對於政治上各種學說，社會上各種主義，亦都用此種態度，即即為學術自由之現象。須學說紛紜，真理在那裏，祇有虛懷求之，明慎辯之。不能固執其一，而摒絕其他。這不但是教育應有的態度嗎？這就是民主的作風。民主是生活的常態，並無希奇之處。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這是孔子教學生與老師爭辯是非的教法。為什麼現在一班辦教育者都反對？自樹作風，不使學生講話？祇有盲目的服從呢？大概是仰承獨裁者意志，以遂行其私罷了。第二是教育的普及，要實現民主，必須人人都養成有充分辨別的能力，能自己辨別是非，才能完成其公民的責任。所以普及教育，絕對是必要的，但不可誤會為必須先普及教育，才能施行民主制度。這祇是程度問題。當然教育愈普及愈能擴大民主的基礎罷了。談到普及教育，則政府必須與人民以能受教的經濟方便。窮得都無飯吃，還能受教嗎？使人民有向量的要求受教育的問題。自由教育是實，普及教育是量。有質才能求量，質變了，求量也無用，這是談民主教育不能不注意的關鍵。

漫 談

一 廬山會議不必開

在清涼的廬山上開一個冠裳盛會之說，曾經一度甚囂塵上，據十七號的大衆夜報說，「廬山會議暫時難實現」。我覺得這個會不開也罷了，開了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爲蔣公所主持，爲全國人民所擁護，爲各黨各派所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並不是沒有得到輝煌的成果呀，爲什麼不能付諸實施呢？誰不願意付諸實施？

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不僅有國共兩黨，還有其他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民領袖，這些領袖們，爲了對他們所代表的人民負責起見，有聯合發表一個宣言的必要，督促政府及中共實施政治協議，人民要求政治協議付諸實施。

橫一個會，豎一個會，反正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好容易議了，決了，終於還是不行，雖說幹大事者不惜小費，但小百姓的看法可不能不兩樣。反正到處已打得昏天黑地，還是留住這筆招待名流領袖的錢以充軍費罷。（化）

二 大悲劇的奏演

不必是一個感覺敏銳的人，不必是一個洞燭機先的哲人，祇要這個人略有一分常識，略有一分清明之氣，都能見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將演一幕恆古絕今的大悲劇。這悲劇演下去，不知將要流多少良善人民的血，不知將要把民族國家的地位降到什麼樣子。不怕人笑我儒怯，對於這一幕悲劇的演出實在有點惴惴恐懼。亡國破家是天地間的常事，但生爲今天的人國人，尤其是大人人物們，亡國破家而不知哀，不知懼，這不能不算是天地間的一大怪事。

在今天，再要談什麼理論，講什麼大道理，說打不得呀，打不能解決問題呀，我們也自覺有點愚蠢得可笑，自覺無顏；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相信，人總是人，請衆家英雄想一想四野哀鴻；想一想老百姓的顛沛流離，愁眉流淚；再不，請你們聽一聽，國際間的輿論，三國調處的呼聲

一天比一天高了，請你們愛惜自己的英雄身段。莫要老百姓，成千成萬的，跪在英雄們的脚下，苦苦的哀求，却總是一腳踢開去，一概不得知。洋人真真一變臉，英雄們乖乖就跪了，雖然老百姓還是不敢說什麼，但你們們心自問，又有什麼趣味呢？更不見得有什麼光輝罷。雖然我們是奴隸，你總是我們的奴隸頭兒，也不過一個奴隸頭兒罷了。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又有什麼值得板起面孔來，今天訓這個，明天訓那個的呢？罷了麼？活著無人。（木）

三 關不祥的妖言

中央日報本月十六號的社論說：共產黨不會有前途，祇有做流寇的本領。

一提到流寇，不免使我想到了明末的一幅圖畫來，不免使我想到了李自成和張獻忠。

我讀過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這個年頭，郭先生發表這一篇歷史考據的文章，當然是有他的深意的，他的深意當然我們也總有猜測的權利，據我的猜測，他認爲明思宗本可以不失國，李自成也可以成功，但思宗終於失國，關王也終於不成功，這責任都得由他們自己負。簡單一句話，便是事在人爲。

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作者的居心，我認爲是很可贊美的，所以昭往事，資戒勸也。

毛澤東不是一個紳士，喻他爲李自成，他大概不以為悔；但中央日報何得出他不祥的妖言？假如共產黨真成了流寇，毛澤東就成了李自成，自居於他的政敵的中央日報所代表的政黨，又自居於何等呢？

中央日報的記者以爲確定了共產黨的身分是流寇，便是確定了他不能成大業，政府便可以高枕無憂，是這意思麼？如果是這意思，我得正告你一句，你乾淨錯了。

我根本不懂什麼唯物史觀，我也不研究共產黨的這些異端邪說，但是中國自來講史學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件歷史事情的發生，都有他的客觀條件。今天爲什麼有共產黨？爲什麼有這一大幫的流寇？客觀的條件是什麼？國民黨人應該深刻的反省，虛心的研究。事已至此，還是不虛心，不反省

，只曉得一方面屠殺，一方面幾個要人談些能說不能行的，偽善的，欺騙的道德。這是一種現象，我無以名之，名之曰至死不悟。道德是一種現象，談的麼？理學家是可以隨便談的麼？假如共產黨在中國社會上，沒有它存在的客觀條件，而憑毛澤東一個人的意志可以造成這樣一個可以和國民黨對抗的局面，那毛澤東不是人，簡直是神了。假如真是這樣，不管旁人如何，我硬要到延安去拜毛澤東為師，學他的這一種神術。今天的問題是：即使毛澤東想當流寇，政府也有這個責任和義務，不讓他當流寇，輕輕宣布一句：「他是流寇」，對你處理上便能較為方便麼？我正告你一句：「不見得」。再往下真不敢想了。（雲）

四 謙虛

我覺得，在今天，如果談道德，祇應當提倡一種謙虛的道德，耶穌說，謙虛的人是有福的，這話真說得不錯，所以耶穌是聖人，單憑他這一句話便够尊為聖人了。

中國今天弄成這樣一個局面，是中國人都應當慚愧得置身無地，當然也有例外，如未成年的孩子。這批孩子大了，未必便有出息，因為他們的爸爸都是批沒出息的東西，但也未必沒有出息，竟能生丹朱，但許過也能生舜，也還有例外，如一向被禁了，不許過問國事的，當然，這裏而也未必便有什麼真才實料，但既不會出手，還不能便斷定了他是一個歪貨，斷定他一登台便是若干萬萬美金存在美國，甚至存到巴西。

當然，官越大的，負的責任越重的，越發應當慚愧得無地自容，假如他還多少有一分良知，多少懂得一點謙虛的道德的話。

但可惜的是：今天沒有這個現象：相反的，每一個人都有勇氣提出自己的光輝歷史，拆穿了說，都是一批「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的貨色。

等到我有一天，衣食足而知禮義的時候，我一定提倡謙虛的道德，於是乎，風為之易，俗為之改，而天下太平矣。（伯）

· 從輿論看世界 ·

二、中國內戰與美國責任問題

華叔甫

一 中國的內戰狀態是從民國開始便一直存在着。造成這內戰狀態，有兩種因素，一種是國內政治勢力的分裂，另一種是外國干涉。

一九一一年中國民主革命，因為沒有國內產業革命做基礎，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殖民地化的環境中進行，因此它並沒有完成近代民主革命的真正任務，而遺下內戰的種子。

當滿清帝制被推翻之後，中國並沒有脫離它的半封建地位，也沒有脫離它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國的半封建地位，是由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所造成的，而因為這脫離封建制度的過程不是自發的，而是外添的，它又陷入於半殖民地的地位。

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力量只推翻了滿清政府的直接統治，而沒有能夠推翻帝國主義者的間接統治，因此封建軍閥們又與帝國主義者勾結起來，與民主革命的力量相對立，而造成內戰的狀態。

中國的內戰與外國干涉是分不開的，因為內戰起源於保守的政治勢力憑藉帝國主義者的支援來抵抗進步的政治勢力的民主改革。帝國主義者不願意看見中國完全脫離它的半封建地位，因為中國如果一旦脫離它的半封建地位，也就意味着同時脫離它的半殖民地地位，而這是完全違背帝國主義者的本身利益的。

從民國初年到現在，中國內戰的發展經過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民初到民國十六年，是北洋軍閥對抗南方國民革命力量的戰爭，保守派方面的積極支持者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一時期，日帝國主義者支持北洋軍閥的目的是要獨佔華北的市場。第二時期從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六抗戰開始，是國民黨阻止共產黨勢力擴張的戰爭，國民黨方面得到蘇聯以外所有在中國有特殊權益的國家的支持，它們的目的是保持各自特殊的權益，保持在中國的「商業機會均等」和「開戶開放」。

第三個時期從抗日戰爭結束開始。目前這一階段的內戰，雖然武裝衝突依舊是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進行，但由於民主改革是國民黨以外各黨各派和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由於全面內戰的爆發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政府拒絕履行各黨派所商定的政治協商會議議決案所致成，國民黨實際上已對全國人民宣戰了。國民黨政府以軍隊進攻共產黨，而以暗殺對付其他沒有武器的黨派領袖和民主人士。從去年昆明學生慘案到今年的李、聞慘案，從重慶較場口事件到南京下關事件，從西安的李敷仁綁架到北平的孫平新綁架，從廣州的封閉書報業到重慶的封閉勞動協會，這一連串的行動，證明着國民黨政府是與中國人民處於對立的地位。

在這一階段的內戰中，美國是會聲明以調解

人的身份出現於中國之前，因此有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的聲明，有國務卿貝爾納斯簽字的莫斯科協定，有馬歇爾特使的來華演說。從這些表現看來，美國是會把調解中國內爭的責任自動地肩負起來。美國之所以這樣做，當然有它的利益所在。現在忽然來了一個馬司聯合聲明，宣佈調解無效，那麼美國將怎樣卸脫這責任呢？

二

當對日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似乎有協助中國解除日軍武裝和遣送日俘回國的義務，而另一方面美國也有資助中國重建經濟基礎的興趣。可是這種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援助，如果以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為對手，就很可能客觀上促成中國的全面內戰。因此美國在進行這些援助的時候，不能不申明它的態度，并派遣代表來調解足以致成內戰的政治糾紛。

照杜魯門總統的聲明，美國在對中國國民政府作軍事和政治上的援助時，希望中國能做到下面兩件事：

(一) 中國國民政府之軍隊及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持有歧見之軍隊，應設法停止敵對行為，俾中國全國得以完全恢復受中國之治轄，其中包括日軍之撤退。

(二) 各重要政黨推派代表舉行一全國會議，設法儘速謀解決目前之國內紛爭，以促成中國之統一。

馬歇爾特使到中國來的主要任務，就是督促這兩件事的實現。他到任後不久，即促成了政治協商會議和整軍三人小組，也正是為達到這兩個

目的。當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民主改革的五大決議，而三人小組也議妥了整軍方案時，馬歇爾特使的任務，以及杜魯門總統聲明的目的，看着已經近於完成了。可是當美國正在按着步驟對中國作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積極援助時，國民黨一黨專政政府對於實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和整軍方案都並沒有事實的表現，而且一開頭國民黨二中全会便準備了種種步驟，竟圖推翻這些決議和這一方案。因此，當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實際上加強了國民黨政府的地位，而間接促成了中國全面內戰。

曾受國會之託到中國來觀察的美國民主黨議員柏德森，也證明了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在中國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他八月六日在國會發表的意見書中有一段說：

「基上所述，吾人可知國民黨最高機關已將政協決議予以摒棄。此種妨害中國實行民主統一及停止內戰之行為顯然係得美國政府之鼓勵。二中全会開會期間，馬歇爾特使曾來華府，商洽以五億美元貸予中國政府。在此期間，美國不斷以租借法案物資大量供給中國，并訓練國民黨軍隊。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軍隊經美國訓練及用美式配備者計有四十五師，戰時則僅有二十師。此外并運送中國政府軍隊至華北及東北各地。美軍且在華北積極担任防衛工作，美國軍艦及飛機亦聽候中國政府使用。六月十四日杜魯門總統曾宣稱繼續以租借物資運送中國，六月十三及十四日參院通過同樣性質之法案，并在

中國成立軍事顧問團，事實上等於對中國在軍事上作無限制之援助。七月間又通過以軍艦二百七十一艘讓與中國，凡此一切對國民黨皆為一種鼓勵。即使國民黨中之反動分子對美國政策之真意有所疑慮，此種疑慮亦已為美國對蘇聯所日漸表示之敵對態度，及其它國際事件所驅散。此足證實美國外交政策已有強烈的反民主，及支持帝國主義之色彩。

內政干涉者與帝國主義者之間是有着親淵關係的。美國如何洗脫干涉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壞聲名，這是美國自身的責任。美國如何依照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促成「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是美國對中國的責任。如果經過一年多的對中國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積極援助，而仍然不能使中國走上「強大統一民主」的道路，美國就要檢討一下，是否負担促成中國全面內戰的責任，而自陷於干涉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地位。

三

照馬司的聯合聲明，美國調解失敗的原因，是有些立待解決的問題，「似難獲致解決的方法」。聲明中指出：「在此等未解決之問題中，有關於軍隊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問題，即在軍隊重新部署以後，國民大會未作根本決定之前，此等已經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究竟為何種性質，實較軍隊之重新部署更難解決。」

這就是說，使調解失敗的主要關鍵是在於地方政治制度問題。美國如果因這一問題而放棄調解，就很容易使人懷疑美國出面調解中國問題的

最初用意。

任何戰爭都不會是純粹軍事問題，軍事不過是一種手段，而政治才是它的目的。造成中國內戰的正是這政治問題，而這政治問題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本來已經獲得解決的原則。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如果是在促成政治協商會議諸大決議案的忠實履行，則目前所謂「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的問題，早應獲得解決，它們「解決之方法」不是別的什麼，而正是政治協商會議的五大議決案。如果目前的一黨專政府能够依照政治協決案加以改組，并在這一基礎上實行和平建國綱領，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那麼所謂地方政治問題，無論從長期計劃或過渡時期來說，都是不成問題的。

馬歇爾使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於他把中國問題當作純粹是兩黨之間的兵爭，而不是全國性的政治問題來處理，因此他棄置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案於不顧，而單純調處國共兩黨的軍事衝突，以為這樣便可以「促成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這種把車放在馬之前的因果倒置，造成馬帥今日的悲劇。其實，如果政治協決議能按步實行，國共兩黨的軍事衝突是會不制止的。

當美國的軍事和政治援助片面的加強了國民黨一黨政府的地位，使它不顧全國人民民主改革的要求，放棄實行政治協決議的意向時，美國對於中國的內戰是負有責任的。

柏德森在他的意見書中曾指出構成這責任的主要因素，也就同時暗示卸還責任的基本途徑：一方面撤回對一黨政府的片面援助，一方面與蘇聯採取和協的立場。這也許是馬帥最後挽回失敗的補救之道罷。

科學能人性化嗎？

杜威博士

五十年前，就是號稱眼光最遠的人，也沒有能預測到事物進展的過程，像今天這樣。豁達的先知者所懷的期望為人所注目，正因為事物實際的經過恰恰與他們的希望相反。上世紀前後，熱心而富於想像力的社會理想主義者被證明了錯誤之後，另一極端的反動正代之而起。現在很容易在一張單子上，列舉各項，以說明此種舊信仰如何被阻擾的。

把他們的種種理想表列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戰爭的希望。他們覺得商業交通已經有了一個大革命，全世界互相仇視的民族間的牆壁可以打倒了，而且能造成一種相依相濟的局面；因而逐漸達到世界的永久和平。

他們信仰中的第二項目，就是：科學革命智識進步之後，應該跟著有一個開明及理性的普遍發展。他們久已認定理性與自由相互間有密切的聯盟；況且民主政治運動已造成英美法革命，也必能推廣及於全世界，直到無論那一國家都能實現一個理想：自由與平等成為政府的基礎。

他們信仰中的第三件事，就是：愚民政策與專制政治雖是兩件事，實則是異名而同義。他們深信專制政府就是干涉自然律的運用的政府。到思想開明民主政治流行之後，自然產生一種政府權力萎縮的狀態。人類天性喜愛自由，所以理性的開明普遍之日，自由本身自然顧到自己，使一國

內祇須極少限度的政治權力，限於對外警察權方面的使用。

他們信仰中的第四項目：工業革命以後，生產力的突增，自然能抬高人民的生活程度，以至於消滅極端的貧窮。他們深信獲得適宜的自尊的經濟生活的機會為具有普通體力德力的人所能共同得到的。

一九三九年戰爭發生以前，各種事變的進行，足夠證明他們的完全陷於失望之境。他們所希望的是普遍的和平，不料竟有兩次戰爭，且其範圍的廣大與毀滅性為歷史上所罕見。他們所希望的是民主自由與平等的發展；但是他們遇到的，則是許多極權國家，將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完全壓制了。他們所希望的是權力的縮小；但以美國而論，立法方面與行政方面權力的增加，乃為保護多數人民自由計，不得不採用的方法。

唯心的樂觀主義者的總原則，就是：他們理想中的目的是由若干種天然力量來完成的，這若干種天然力，他們總名之曰天然。從實際效果上講，以上原則的承認，等於採用一種「任物自己」的政策。他們的意思：「自然」有她的力量，而人的智慧，人的努力，可居於次要地位。但是比諸我們前一代的人，並不全是唯心派；因為有唯心哲學之故，他就成爲一種積極因素允許許多

自認唯實主義者來指揮世界的事情，造成許多有礙於他們的私利及階級利益的結果。合作的具體的人類智藝及人類努力的失敗，乃是招請了許多短見的人對於政治上採取干涉政策，以圖個人的私利；這種私利的結果是天然資源的浪費。社會不安的增加，將無窮的未來抵押於短促的現在，這促短的現在即彼等的所謂「繁榮」。唯心主義者想作而作不成的不免於錯誤，唯實主義者乃是對於他們所作的犯了錯誤。要知道所謂科學，所謂技術，不是一種不關人事的宇宙力。科學與技術的運用是以人類的努力為媒介的。科學與技術本身就是方法，人類與自然藉以共同合作的，其中人類的原素是可變動和可指導的。所有工商業方面的機器，工具的施用，以及其他發明方面，乃是人類與自然境界聯在一齊的結果，這想來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但是從實際經驗上說，因各種機器發明之後所生的結果，人類應負有責任云云，是被他們所否認過的。這種否認並非明說乃是隱藏在他不願意大規模設計之中。此種集體設計的意思還常受人反對。他們儘管不願意集體設計，但是要知道那一次成功的大工廠，其成功非由不斷的設計而來，況且社會的不安與戰爭，都是我們太相信「物自己」，而不相信設計而來的毛病。

他們關於國家問題與國際問題，不願負起前體的責任，實在就是不願意對人事及社會等事項運用我們克服自然界的方法，即觀察解釋，與實驗等方法。他們不願意採用這方法的結果，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平衡被擾亂了。自然科學與技術遠超過了社會科學與人事的技術。

因為我們不願意將使自然科學上發生革命的科學方法應用於人事方面，所以自然科學的智識在社會方面佔了優勝的地位。

自然界的大變動前進，實在快得不得了，使我們不能驚訝心識理智與道德智識的不能並駕齊驅。而可驚訝的是在戰爭與社會不安與民主政治被脅迫後，理論上應該有一種對道德智識的新習慣新態度的要求，以適應世界上的新環境；但是事實不然，他們反過來將世界的弊病歸罪於科學的態度，反而相信科學及技術發明以前的時代的習慣及信仰常牠為一種持久的方針。

他們這種對於科學及技術的攻擊，認為他們是唯物的，而且認為這兩項不應該篡奪古代道德所佔有的地位；說明了我們所要應付的問題。當前的問題是：可以將科學與技術變為人類幸福中基本條件的種種方法，我們應該前進去追求呢？還是應該退後而不顧呢？所以不肯採用科學方法以增進人事方面的瞭解，並且設計各種方法與政府，使人事與技術相配合的情形，可以用科學發展的歷史來說明。新科學本來是在一個離人事很遠的地方開始的。最初適用在天上，後來又傳播到物理學與化學方面去。再後來又適用到生理學及生物學方面。每一階段中，科學前進時，往往有政治制度的代表人物覺得他們的權力與舊信仰的維持有關，而且他們的階級統治受到威脅；所以他們一定起來反對。於是乎許多科學家覺得他們進行研究最容易的一條路，就是採取極端專門化的態度。這樣一來，他們研究的題目，對嚴重的人生道德問題不致發生影響；因而他們的方法，他們的結論，也就不成爲危險性的了。他們

這種處境，使人與自然界分離得更遠，使物質界與道德界或理想界的分裂更加深了。

因此在科學研究從天文、物理方面的全部勝利以及生物學上部份勝利，更要前進到人事科面時；那一般最初對於科學進步有過抵抗的人們，更加集中力量準備一次最後的攻擊，以防止科學進入人事範圍。他們這種反科學的人認會進攻乃是最好的防禦；所以他們口中有一種說法：尊重科學，忠實於科學的見解，乃是現代社會一切弊病的根源。我們在現代書籍中往往讀到如下的文字：「當然，這種科學態度雖然引導我們到這種大禍之中；但是不應該加以譴責的」，這篇文章中既說到「大災禍」就是指「一種錯誤引我們到戰爭中去的」；乃是從不正確的所謂真理中來的——不正確的真理，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科學，他們認為錯誤之由來是在乎將科學方法同時適用於自然界及人事方面；所以他們的意思是應該停止將科學方法誤用到人事方面的舉動。

現時攻擊科學的宣傳中，有三點最可注意。第一點：此種災禍如戰爭之類乃是信仰科學方法科學結論的結果。第二點：他們不願意自然科學應用於人事方面，其中含義即人類立於自然界之外，或自然界之上；所以其結論是：我們應該恢復中世紀中社會問題道德問題應立於超自然的基礎上的學說。第三點：科學方法已嚴重的適用於人事問題了，但這可以說只是他們的想像，事實並非如此的。

我引以上一段話無非因為反動派在他方面同樣的話還很多，引了這一段可以將他們的意思表現出來。我們承認自然科學的結果，無論好壞，對

於造成現代世界的難關是佔了一大部份成績的。但是要知道他們所謂自然科學等於物理學，因為如此說法可以把物理與人事對立起來。現時攻擊科學的人們就代表社會上某種勢力，這種勢力深信在物理界之上有一個超自然的重心在；而且他們一定要維持人事與物理的對立，所以當前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前進承認人類與自然的統一呢？還是退後而放棄這種學說呢？

以上所討論的與教育的關係何在？反對科學的人，集中攻擊美國學校中過份注意於科學與科學在職業教育中的應用，今日世界本來可以說是科學與技術所造成的；但是反科學的人以為現時對於科學及技術的注意太多，因此要減少牠。他們主張我們應該回復到中世紀主義，在這主義之下文藝，即是文學，而不知道有所謂自然科學的智識。僅僅知有文藝一項，因為祇要略為認識羅馬希臘文化的成績，就能夠勝過當時的野蠻民族而高人一籌了。這種提議實在離開現世界的事實太遠，等於否認現實；我們可以當牠說，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但是假定我們把反動派的攻擊看得太輕了，那也是一種錯誤；因為他們的言論也代表社會上一種勢力，要把科學拘在一範圍之內，說牠是唯物的，反人類的。他們這種作風是要使社會制度中道德方面的不發生作用，要使物質方面的不受人類的支配；他們的言論有着這種影響，所以我們不可把牠太看輕了。

社會理想主義者的基本錯誤，是他們假定：「我們應相信自然力，祇要有人類偶而的合作，便自然能達到所希望的目的。」在唯心主義者失

敗中，我們應該得到一個教訓：人類的態度；人類的努力，乃是戰略的策動中心，所以促進世界和平，所以促進社會安寧，所以採取政治方法增進自由與平等，所以普及民主制度於全世界。我們從這個前提出發，自然看得到教育的基本重要了；因為惟有教育乃能造成關於和平民主與社會安寧的習慣與見解。

以上這點如果明白了，我們自可看出現代學校內沒有拿科學與技術當作主要的工具來造成學生的習慣，使他獲得能夠應付當前的問題的智識。表面上，學校的功課表和教授法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拿批評的眼光來考驗一下，就知道這種變化都不過是臨時的讓步，和對現世界的遷就，就教育的標準及其主要方法說，都是科學和技術的時代以前的老方法，我這種說法，雖然好像言之過甚，但現代學校中所以教科學的目的，實是拿科學的全部當作一種現成的報告和技術。科學的教授，並不是作為一切有效的理智行為的唯一標準。科學的教授，並不能說明牠如何成為人生的一部，不當牠一種最高度六文的題目；而作為人世以外的世界上的一部份。科學的所以教授，並不當牠已經參入人生的各方面。更少有人抱定目的：認為人事方面科學智識的適用，可以免去像今日這種東碰西撞的情形，而將人事放在有把握的基礎上，除非他們拿科學與技術當做有關人類幸福的指導人，我們不能認科學的方法及其結論已佔到基本重要地位。

上段所說可以適用到現代實用教育及職業教育方面。許多人極力鼓吹一般羣衆應該受到實用教育職業教育，惟有如此，羣衆才能作有用的工

作，而且有着較好的效率。這種看法完全是一種古代的看法，他們又把思想與行動，理智與實際分為二，等於中世紀中他們把文藝與工藝分為二，這種分為二的反動的看法，正是現世界所以吃虧之處，不料他們不拿這種看法作為現代社會上的江湖郎中，反而當牠作為萬寶靈丹，實在令人詫異之至。科學方面如此，技術方面亦如此；總而言之，惟有向前進。此前進運動即將文藝與職業被分為二的古代式及中古式教育廢除，而非拿裂而為二的階級當作構造自由社會的基礎。

社會的有用職業中，他們本身不能說應該分為二，一方為學說的，他方為手藝的，此分而為二的思想假如存在，便是從古代社會階級構造中來的。便是民主的否認。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將有職業傾向的教育充實以真正文藝的內容。但同時在主要教育家却另有一種運動要使職業教育與文藝教育分為二，然而充實職業教育的文藝內容決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因為頗有某種學校外表上教的是實用的職業教育，但其中頗富於科學的瞭解及適用於人事問題意識，所以在我們看來，兩方面的合而為一乃是一件已經證明為可能的事。

以上所說很少涉及民主政治的信仰問題，因為他們與民主的見解有關，乃是極明顯而不必多說的事。美國方面的情形，可以說：她的民主政治哲學及制度兩者，都已進入成形時期；這兩方面與美國的人生如此相合，所以說兩方面自己的地位都已很穩固了。歷史中我們所經過的可以使我們的信仰發生動搖的各種事情，我也不必再列舉出來了。這些事情不外：○對於民主政治的謾

國外時事分析：

巴黎和會內幕 (二)

· 蘇生 ·

(續二五期) 匈牙利與奧地利及南斯拉夫之讓界，維持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之狀態，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日之維也納決議，作為無效。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之讓界，恢復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之狀態。匈牙利與蘇聯及捷克斯洛伐克之讓界，照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時情形規定之。准許匈牙利可編制陸軍包括邊防軍，防空部隊及內河艦隊人員在內，總額為六萬五千人；空軍可有飛機九十架，戰鬥機不得超過七十架，空軍人員限為五千人，匈牙利不得保有專作轟炸之飛機。匈牙利將賠償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所受之損失，但因匈牙利會對德作戰，賠償可予償付一部份之考慮，即償付三萬萬美元，蘇聯可收取此數之三分之一。

芬蘭讓界維持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之狀態，除非芬蘭能以貝特薩摩省歸還蘇聯，蘇聯證實放棄根據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蘇芬和約所得之漢哥島租借權，芬蘭證實給予蘇聯在波卡拉烏德區建立海軍根據地，陸海租借權，期限五十年，每年租金五百萬芬蘭馬克。准許芬蘭可編組軍隊：陸軍總額為三萬四千四百人，海軍四千五百人，軍艦一萬噸，空軍(包括海軍之航空設備)三千人，飛機六十架，不得有專作轟炸之飛機。芬蘭

將賠償蘇聯所受之損失，但以其會對德宣戰，協助德軍逐出芬蘭，賠償可予償付一部份之考慮，即在八年內償付三萬萬美元，可以貨物抵償。芬蘭承認境內之德國財產，可由管制德國會議運往蘇聯。

三十日：歐洲廿一國和平會議，於本日下午三時，舉行第二次會議，首由法國內閣總理皮杜爾，介紹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與各國代表相見，當貝爾納斯起立發表演說時，各國代表均熱烈鼓掌。貝爾納斯之言有曰：「美國不再恢復孤立主義之政策，具有絕大決心，世界各國人民在反對軸心國暴政之鬥爭中，均會盡極大之努力，時至此際，吾人已為自由人，因吾人在世界各國之中，均有友人及協助人，即在軸心國統治下之各國，亦有其勇敢人士，為了自由，不惜在集中營內忍受一痛苦，以言將來，吾人在暴政已經推翻之處，必須使民主有滋長之機會，惟民主不能以刺刀強加諸人民，亦不能以暴力強人學習，良以恐怖足以鼓勵恐怖，善意足以鼓勵善意故也。」

又因吾人在大戰期間，遭受痛苦，吾人需要一有效的和平，足以監視侵略之再起，但吾人不欲有報復之和平，時至今日，吾人應迅速使全世界恢復和平，以大軍佔領解除武裝之各國，實非

刺，①指出民主政治過去的失敗，②表示對於民主政治未來的悲觀。這種種論調我們應該當為一種嚴重的事，而加以考慮；因為民主是一種目的，在此目的之外，應有各種具體方法以圖此項目的實現，從這種見解看來，這些論調是我們應該加以注意的。

民主政治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因為民主政治要在現代這種複雜的環境中實現，乃是一件極艱難的事情。大體說來，我們應該鼓起勇氣，因為民主政治的進行到今日為止總算還好。但是在原有勇氣之外，此項勇氣應該是理智的眞勇，而不是盲從的假勇；應該明白一件事實，就是：為使民主的維持得以成功計，應該利用種種方法以期獲得社會問題的科學知識，這種智識應該同技術界的科學能力同樣地發揮其效力。

這工作我們用個廣大的名詞來名之曰：「科學的人性化」，這種工作的完成要等到科學的結果——即技術——的人性化也完成之後。這步工作的完成，就是將人類的理智適用到千百種問題上，惟有如此科學與技術才能成為民主的希望及信仰的僕人。

這問題可以引起大家對各自思想及理智的忠誠。除了激發人民的熱心與努力外，應該養成他們觀察與瞭解的態度，就是說將科學方法的基本原則灌輸於人生有意識和無意識的習慣中。在這大事業中，科學，教育與民主政治，熔而為一。希望我們有力量担当這件大事。科學的人性化是人類的問題，究竟能否獲得解決，是要拿人類的欲望，瞭解與努力作媒介的。

(國超譯)

覽獲和平之途徑保衛和平之方法，聯合國在獲得勝利後，又將引起各種困難，殆不可避免。以美國而論，對於國際合作，不問其如何困難，決不恢復孤立主義之政策，故請各國互相諒解，在寬獲解決方案之前，通力合作，即使此種解決方案，未必能完善，但仍須加以保護，促其實現。關於小國與弱國之地位，凡參加作戰之各國，不論其有何見解，吾人必須聽取，並加以考慮，此次和平會議，完全自由，匪特可考慮四強所提出之和平草案，仰且對於大會所當決定之最後和約，亦可提出種種建議。

以言四強向大會所提出之和平草案，係四強共同努力，始獲得此項共同諒解，在此不完全的世界上，實為締造和平不可缺少之條件，深望各國代表能自由發表意見，國大論大小，對於世界輿論均不能漠不關心，歷史判斷吾人所作之努力，不視吾人在此間所發表之言論，而視吾人在此完成之事業而定。

目爾納斯開始發言時，蘇聯代表莫洛托夫並不在場，蘇聯代表團係由外次維辛斯基領導。貝氏於午後四時二十分演說完畢，步下講台，全場報以掌聲。其時莫洛托夫猶未入場。

英國首相艾德禮繼貝爾納斯之後，在歡呼聲中發言，略謂：「依余觀之，和會工作，與英國政府之改造英人生活之社會主義計劃可以相比。惟和會之工作受有極限，例如德國問題尚懸而不決。輿情之力量已在全世界澈底活動，大會代表不能予以忽視，任何國及其統治者亦不可漠然置之。吾人亟願聽取其他十七國之意見。四強對於其他各國，尤其是對於貢獻於勝利甚多各國之意見

不應且不能不予顧及。吾人勿忘德日兩國仍然存在，如聽憑爭執聯合國分裂，則德日兩國再度為患之真正危險將復存在。」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宣讀預先擬就之演說稿，其演辭如下：「自德日兩國崩潰以來，一切人類，均渴望收拾戰後殘局：此次巴黎和平會議，可謂向此目標前進之第一步。現有廿一國代表在此討論，締造和平辦法，其本身即為全世界人類獲得慰藉之泉源，此次選擇巴黎為和會地址，殊感歡慰。法國素以博愛，公道，自由為其傳統精神，仍應為激勵各國代表完成其職責之泉源。余茲代表中國代表團，對於法國政府之招待，及予以便利，表示謝意。

中國代表團，此來參與和會，熱誠希望和平成功，諸君咸知中國在此次戰爭中，作戰最久，首先抵抗軸心國侵略，最後放下武器，雖未直接參與歐洲戰事，對於全球戰爭確盡其最大職務。

中國抗戰八年，死亡以千萬人計，犧牲不可謂不巨，中國深信和平，有如戰爭之不可分割，對於聯合國在世界任何部分，所締造之和平，不能不表示關切，惟亦承認締造和平之不易，各國代表所提出之任何建議，均為有益，任何提議，均須縝密研究，不弄虛假，仰且吾人相信吾人坦白討論，並公開發表。對於促進各國獲得真正諒解，必大有裨益。以言和平之條件，余不欲詳言，但願提出二點，吾人認為如欲使和會成功，則應特別予以注意。第一：戰勝國必須遵守在戰時所提之諾言，及其所宣佈之原則，例如處理互相衝突之領土要求，吾人即不可忘懷大西洋憲章，或設法限制其實施之範圍。第二：戰勝國不應擬定一種條件足使戰敗國之反動份子死灰復燃而

企圖剝奪民主勢力，復興及鞏固任何機會，基於以上所述。

余將簡單說明，我代表團對於和約草案所處立場，第一：關於軍事條款，余相信和約草案，係對於聯合國，予以充分之保障，但對於戰敗國不應視為過於苛刻，以對義大利和約草案而論，義國在戰爭末期，所有貢獻，應予以合理的承認。第二：領土的，政治的，經濟的條款，尚待大會從容討論，因其內容廣泛，足以影響及歐洲將來之安心故也，閱讀草案全文，即不能否認凡所成立之協議，均基於各國之妥協，吾人對於此種妥協辦法，不以為各國之狹隘利益打算，而能着重於合於正義永久和平之利益，設法加以改善，則必能有所收穫。第三：關於義大利殖民地問題，吾人必須承認此一問題，尚未解決，吾人認為和會應接受若干基本原則，俾使吾人能覓獲最後解決方案。

其根本原則，應使若干殖民地立即宣佈獨立，倘不可能，則亦應準備自治政府，以待他日完全獨立，此項政策之影響，不限於直接有關之領土，而將鼓勵數百萬人民之希望及信心，良以渠輩，均承得其合理的願望實現故也。諸君在此室內，吾人之意見，容有不合之處，但為吾人所代表之各國人民，一致希望此次會議能予以永久的和平，特樂輩仍恐懼各國政府，不能合作。要之，余希望此次和會努力工作，能滿足一般人民之共同願望，而消除一切恐懼，如此，則吾人所締造之和平，將為一般人民之和平，而非各國政府代表之和平，與過去歷屆和會之情形，如出一轍。」

莫洛托夫預定為明日最先發言之人，繼之者為澳外長伊瓦特及巴西代表福都拉。白俄羅斯代表團長李西洛夫亦在演說之列。大會於接受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阿比西尼亞代表證書之報告後，於下午五時零五分散會。

巴黎和會議事規程委員會今日決定所有大會一律公開，准許各國新聞記者列席旁聽。此項建議係由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提出，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及澳外長伊瓦特附議。比利時外長史巴克當選為該委員會主席，南斯拉夫外長卡特耶當選為副主席，至於議案表決，用多數或三分之二之多數方法一項爆炸性問題，委員會並未有何決定。該項問題最初原係於七月廿九日由伊瓦特在全體會議提出，今日二次會議，各國代表精神甚為和洽，莫洛托夫贊成貝爾納斯主張會議公開一事尤出意料之外。

三十一日：巴黎和會全體大會今日閉會共三小時，至下午七時休會，定明日下午四時繼續開會，屆時當由荷蘭，南斯拉夫，紐西蘭，挪威等代表發言。今日會議時未及終場，即有諸代表紛紛離場，貴賓席幾全空，當巴西代表發言時，僅記者席內有若干記者點綴。莫洛托夫，艾德禮，貝爾納斯等仍在場未走。

今日會議由蘇外長莫洛托夫發表演說稱：

「吾人今在此間討論對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五國之和平條約，此次會議分議五國之和平事項，情形複雜，工作重大，此五國皆曾參加德義方面作戰，正理要求吾人保護遭受進攻與侵略國家之利益，蘇聯即為受德，義，羅，匈，芬等國進攻之國家，故對遭遇侵略三

受受損失之人民，深表同情。蘇聯對於擊殺而共向同一敵人作戰之盟國人民，尤表敬意，吾人當堅決擁護彼等懲罰戰犯，賠償損失及樹立公正和平等要求，蘇聯即為永久和平及各國安全而堅忍作戰之一國，蘇聯深知與德國聯盟之若干國家會改取民主路綫，走上新路，故以某種情形視之，彼等會予盟國極大之協助。因此蘇聯願由其負一部份之損失賠償，以酬其功，但蘇聯反對對外干涉前德國與國境內之經濟生活，并拒絕此類要求及壓迫各該國人民之措施，蓋此乃傷害其國家主權及尊嚴。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法西斯主義所激起，惟擊潰法西斯主義始能加以結束，故所提出之和平條約尤需注意於防止法西斯復活，并需鞏固前德國與國境內之民主政治基礎，法西斯主義餘孽倘不加以規絕，則保衛永久和平將屬不可能之事。關於西班牙問題，今民主國家已至可以援助西班牙人民之時，西班牙人民現仍呻吟於佛朗哥政權之下，吾人應即剷除此危害和平之毒藥餘毒。

五國和約草案經四國外長會議擬就後，今已提交和會討論，余頃曾言及大國不能強小國行其意志，但目前德國情形，有釀成帝國主義統治他國人民及爭取世界霸權之威脅，設立外長會議，其宗旨即在以協商方式解決各項問題，不強人行其意志，今草擬和約草案一例，已證明由此可獲得積極之結果，雖未能盡如盟國人民之願望，但吾人抱此主張而四國外長會議之決議今正遭遇各派反動份子之抨擊，亦不應加以忽視。此輩皆存反蘇之偏見，而欲阻撓大國間之合作，茲和約草案已提交和會，自為對此輩反動份子之新打擊，和會當將詳細加以討論，各人皆可自由陳述意見，

集思廣益，以作最後之考慮，各該五國之意見亦當聽取，加以注意，然後可為愛好和平人民之利益，促成和會之真正成功。」

繼由澳外長伊瓦特發言，伊氏繼續為小國爭取更多之發言權，申言當盡最大努力，以民主之方法，建立以公理及權利為基礎之和平，伊氏謂吾人承認五強之功績，但其他十六國之參加和會，亦係因彼等曾積極參加歐戰之故。製造和平之權利應屬於全體與會國家，吾人感謝外長會議之草成和約，以供吾人審查，然未曾參加起草諸國，當有依一般原則，提出批評或建議之義務及權利。關於義大利殖民地問題，伊氏認為其決定權不應僅屬諸外長會議，而應由澳洲等會蒙重大損失之國家決定。關於特港問題，吾人今後亦不免遭逢困難，若使安全理事會對特港具有重大權限，則常任理事之否決權，仍可從中作梗。

和會規程委員會今日開會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首次發表正式聲明，簡請採納南斯拉夫之動議，即會中一切決議，僅須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但澳洲及荷蘭兩國代表則主張絕對多數，據謂三分之二之多數，即四強包辦之謂，委員會會議由南斯拉夫代表卡耶特主席，除主張三分之二多數之規則外，並要求准許阿爾巴尼亞為和會第二十二出席國家，其理由謂：阿國為最先遭受義大利侵略之一國，並受義國之蹂躪，荷蘭代表則提議由地主國法國任和會永久主席，勿由四強或五強輪值主席。（未完待續）

蘇聯外交政策的觀察及其對策（續完）

杜律斯作
國超譯

在日本麥克阿瑟元帥已經昭示我們那一類事是可以做的，在其他地方我們好像是在等候正式和約給我們予以正義與自由的便利。而實際上無論和約的有無，日子總要過，而那種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我們應該就我們力之所及，在各處造成那種方式，使她能够反映我們不惜為之一戰的種種目標。

但是事實上，我們戰時和戰後的外交政策，都祇有使蘇聯的領袖們感覺我們並無此種誠意。尤其在和蘇聯政府的交涉中，我們往往因為自己的便利而放棄了我們要求於蘇聯政府的原则。譬如：我們違背大西洋憲章，拿弱國如波蘭與中國的權利，和蘇聯交易。們常常用自己的標準譴責蘇聯的政策和方法，說它是不人道和不正義的，可是在德國，我們還是參與了這些不人道和不正義的政策與行動。倫敦與巴黎的兩次外長會議中，我們的外交政策雖然開始進入正軌，但是我們那筆大虧還是有待補償的。

蘇聯的領袖們，對我們的懷疑，比我們對他們更厲害。他們祇相信物質，而非常懷疑崇高的理論。假使我們要在他們心目中成為對正義有信心的人，我們必須在言論和實行方面同樣地堅持我们的原则。

至此我們還沒有論到聯合國組織怎能防止我們所怕的大禍。我們所說的祇是如何證明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有力而且根深蒂固的，所以要把它根除的人，一定不會有人贊同。我們認為蘇聯明白了她的不讓步政策不能在國際間通行之後，她就會有容忍的態度。

我們這樣解釋這問題，是有理由的，因為任何社會的第一要件是它健全的性質。我們作不出人工的撐腳架，我們也不想不出任何機械的公式來支持喪失了活力與尊嚴的社會。

聯合國可以有用途，牠有很大的潛力。可是牠也有很多嚴格的限制，除非我們瞭解這些限制，我們的努力會用錯，我們所倚重的點會不是適當的地方。

今天，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受到三種習慣的威脅，他們對於各國

是危險的，而聯合國不能過問。

①大國利用勢力或是較狡猾的方法，取得對小國政府的控制權。這句話可以用安理會中兩個案子來說明。一個是蘇聯駐兵伊朗案，一個是英國駐兵希臘案。這兩案公開討論的結果，都是答應先期撤退。但是安理會的行為，不能够深入問題的中心，就是說：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的政府，是不是不合理的受到了國外壓力的支配呢？

安理會也許能够讓大家阻止強權政治的公開出現。但若僅使強權政治秘密的進行，那這結果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而恰好這種秘密方法是非常之多。美國在擴展的時期，曾經對 Tokas 和 Panama 用過這種手法，而以後那種技術，就更巧妙了。安理會對於這一點，作不出什麼有效的防衛。因為假使外國勢力完全侵入了，本國政府屈於壓力之下，決不敢反抗。這假使外國勢力祇侵入一半，由外面看來，就是內戰的形勢的形成，無論是個個情形，安理會都無能為力，因為兩者形式上都是內政問題。

這種情形引起大小國家的焦慮。最焦慮的就是蘇聯中間地帶的計劃，同時大國也覺得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為此種方法所威脅。蘇聯在地中海和中東的政策，使得英國的領袖感覺，英國現在的危險和峰美爾逼進埃及的時候也差不多，共產黨在南美的活動，使得美國人初次有外人對門羅主義及查普爾台派主義的挑戰的感覺，而另一方面蘇聯領袖也感覺，要是他們停止在中間地帶的工作，別人一定會反過來用這種方法來對付他們。

因為國際間有這些聯合國不能處理的問題，所以恐懼的心理一直影響着人的心靈。

②據蘇聯領袖說，我們有另一種習慣也使他們恐懼。就是我們應用自由煽動仇恨，這種濫用自由，維新斯基先生說：「引起對於聯合國一份子之罪行」莫洛托夫先生在倫敦外長會議上也說：我們所以為羅馬尼亞爭取新聞自由，恐怕不見得是為真理，而不過是想在羅馬尼亞公開引起對蘇聯的仇視心理而已。他指出蘇聯憲法說：「鼓動種族間之仇恨或輕視，是應

予處罰的」。而他要求國際間也有不鼓勵對蘇聯之仇恨或輕視的保障。

由蘇聯人發出這種請示，在我們看來是很奇怪的。因為蘇維埃共產主義本身就是要靠鼓吹階級仇恨來維持的。但是他們所表示的焦急，也許倒不是假的。他們所過的一直是危險的生活，而至少在國內他們可以自詡批評他們的公開攻擊。現在，經過那種安全達三十年之久，對人可以自由自由與出版自由在蘇聯看來是危險的，是濫用的，可是聯合國中當然沒有一個機構能夠處理自由的應用的。

◎造成國際摩擦之另一行為，為用一種自由毀滅另一種自由。蘇聯的計劃，是用他們的言論、出版、交通自由，要把我們變成一種壓制這些自由的社會。他們還要利用我們的自由，而同時不給我們以測驗他們所灌輸的東西的真實性的自由；這種局面當然令我們難受。在這種情形下，好像我們社會應該設法防止奸計的滲入。但是建立報復的壁壘，祇有增加懷疑，如加強分化，真正的解決，不是縮減種種自由，而是要把言論出版交通之自由擴充，使得各國人民能互相明白，但聯合國又沒有機關能使用這種方法。

所以就目前局勢而論，聯合國無權解決造成恐懼與嫌疑心理的國際間的習慣。小國可能因此受到威逼，大國也會感覺不安。言論與出版自由更會被濫用，「鐵幕」拿來防止開通。

聯合國一定可以逐漸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聯合國大會發展國際法的權力，是很寬的。而且用了經濟社會會議以及人權委員會大會，能夠提攜若干方法，建立國際間情報的對流，並且防止若干自由的濫用。但是這種發展一定不會快，這些題目既是難於捉摸的，又沒有一個公共的道德或政治的基礎來建立這種工作。所以我們目前主要是希望有更大的成效，祇有照憲章第二款所說，視聯合國為「調和中心」。

至今聯合國的會員國及非會員國，都集中其注意於安全理事會，但是美國，蘇聯，和中國在會中所表演的都始終是辯論和互相算計，這也許是無法避免的，而且也有些好結果。但是假如聯合國的其他機構能用同樣的功夫去追求各國相處之道，那世界協調也許會少受到些擾亂。

會員國應該開始拿大會作世界的地方自治會議，把腦中真正的問題，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 259 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川東郵政管理局執照第 707 號

很坦白但很謹慎的提出討論，此種討論無論正式或非正式，都無所謂。我們是值在國內維護的權利，而且出費了很大的力量，才使他在聯合國中許多，會，促進人與人間的安協。

聯合國若祇是各國發表其不同意見的地方，則聯合國永遠不能確保國際和平，他必須同時是各國共同策謀改進人類的計劃和尋求彼此公認的地點。那樣才會有彼此都是同志的感覺，才能增加彼此約信與容忍，我們想但願加害我們的禍殃，祇有這一條路。

然而我們不能認定他們的超然性是永久的。我們一定路多不是容易走的。然而我們不能認定他們的超然性是永久的。我們一定路多不是容易走的。然而我們不能認定他們的超然性是永久的。我們一定路多不是容易走的。然而我們不能認定他們的超然性是永久的。我們一定

想出來，自己完成的工作，而執行任務的官員，却又和蘇聯的官員一樣不容忍。蘇聯的工作，祇是跑來說「要」或者「不要」，我們準備好的計劃，就是我們關係最密的國家也私下對「要」或者「不要」的方法與彼此態度，表示過不滿。我們既是聯合國的一員，在找尋各國能合作以達到彼他的利益的計劃方面，實在應該有較好的表現。

戰爭還沒有消除，而和平與安全也全看我們自己。和平與安全就看見，我們不願意幹，而要毀滅它的也毀滅不了。

我沒有提到特殊問題像伊朗波蘭的，里斯特滿洲或是原子彈等等相因維持和平的問題，是要造成國際間助長這些問題的解決的空氣。我們不能拿現狀的維持就是和平來做答案，但是，總是不容易求得解決的，我們一切與他的政治宗教信仰相衝突的習慣，則解決也永不可能。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

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蘇聯的宗教，是反對宗教的，和平主義，是反對和平的。

本期實售四百元